

詹姆斯·邦德惊险小说

007 皇家赌场显身手

〔英〕伊·弗莱明/著 陈新/译

Ian Fleming

JAMES BOND IN CASINO ROYALE

根据美国 The Berkley Publishing Group

1985年版译出

007皇家赌场显身手

(英) 伊恩·弗莱明著

陈 新 译

责任编辑: 刘跃伟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银盆南路8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望城县湘江印刷厂印刷

*

1987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 插页: 2 字数: 117000

印数: 1—98000

ISBN7-217-00223-0/I·100

统一书号: 10109·2052 定价: 1.15元

新书目: 87—41

目 录

第一章	超级间谍	(1)
第二章	研究敌情	(3)
第三章	代号 007	(17)
第四章	可疑夫妇	(21)
第五章	可疑的人	(28)
第六章	九死一生	(35)
第七章	红黑难分	(40)
第八章	漂亮女子	(49)
第九章	赌博奥秘	(56)
第十章	临阵观战	(65)
第十一章	输个精光	(72)
第十二章	再逃魔掌	(79)
第十三章	最后赌本	(86)
第十四章	奇怪纸条	(95)
第十五章	穷追不舍	(100)
第十六章	身陷囹圄	(105)
第十七章	非人折磨	(113)
第十八章	神秘的人	(124)
第十九章	恶梦一场	(128)
第二十章	争论不休	(136)

第二十一章	爱神来临	(145)
第二十二章	有人跟踪	(153)
第二十三章	搏击海浪	(160)
第二十四章	情感如潮	(165)
第二十五章	疑窦顿生	(170)
第二十六章	最后的吻	(176)
第二十七章	撕裂的心	(181)

第一章 超级间谍

清晨三点钟，一个赌场里散发出令人作呕的由香水味、烟味和汗味组成的味道。接着，由高额赌注产生的腐蚀灵魂的混合物——贪婪、恐惧和精神紧张——变得令人难以忍受，人们忽然恢复了理智，对这里的一切厌恶起来。

詹姆斯·邦德突然感到他已相当疲乏，他总是很清楚自己的体力和脑力何时到了极限，他总是靠自己的这种敏感来行动。这有助于他避免过于劳累、思想呆滞，不致于行动时犯错误。

他从一直在玩的轮盘赌旁悄悄离开，走到铜栏杆旁站了一会儿，栏杆围着赌室中央一张齐腰高的大桌。

李·奇夫尔还在玩着轮盘赌，显然他仍在赢钱。他的前面是一堆乱七八糟、带有斑点的价值一百万法郎的筹码。在他那结实的左臂的阴影下放着一堆每枚价值五十万法郎的大黄筹码。

邦德向他的背影好奇地、无动于衷地注视了一会儿，然后他耸耸双肩，轻松了一下思想，走开了。

那围绕着钱柜的栅栏有人下巴这般高，那个和银行小职员模样差不多的出纳员坐在一张凳子上，把一堆纸币和筹码放进钱柜里。纸币和筹码被放在架子上，架子放在防护栅栏后，齐人肋部高。出纳员有一个大头棍和一杆枪，用它们来保护自己。如果有人想翻过栏杆，偷走一些纸币，然后从栏

杆上翻过来，通过走廊和一道道门逃出赌场，这是白费心机。而且，出纳员通常是两人一班。

邦德拿起一束一百万法郎的筹码，然后又拿起几捆一万法郎的纸币，他还在思考着刚才的问题。不过，他的另一半大脑已浮现出了明天早晨的赌场委员会的例会。

“李·奇夫尔先生赢了两百万。他赢的钱和平日差不多。费尔柴尔德小姐一个小时赚了一百万，然后离开了。她替李·奇夫尔在一小时中做了三次摊庄，然后才离开。她冷漠地玩着轮盘赌。维克姆特·维勒林先生在轮盘赌旁玩了两次，赢了一百万。他下的是最高赌额的赌注，他很走运。接下来就轮到那个英国人邦德先生，他在过去两天中赢得的奖金达到了大约三百万。他在第五张的红桌打的是累进系统。”

“谢谢，泽维尔先生”。

“谢谢，李·普雷西登先生。”

邦德思考着类似的问题，走出大厅的转门，朝穿着夜礼服的显得厌烦的人点了点头，这人的职责就是负责检查进进出出的人，只要发现什么可疑的迹象，就立即踩下电子踏板，将门锁住。

赌场委员会将结清帐目，在中午吃饭时间回家或去咖啡厅吃午餐。

至于说到抢劫钱柜，虽然邦德本人不负责这方面的保卫工作，只是对此有兴趣而已。但是他在想，要想抢劫，至少需要十个精明强干的人，他们当然要杀死一两个雇员，不管怎样，你在法国也许找不到这样十个杀手，实际上，就是在其

它国家也难找到。

当邦德把一千法郎放在寄存处，走下这个赌场的台阶时，他认为李·奇夫尔决不会想抢劫钱柜的；他将这种可能性从思想中驱除掉。相反，他在思考着自己目前的身体状况。他感到鞋子下那干硬的、不舒服的砂砾垫着脚，他感到嘴里发出一种又苦又臭的味道，还有腋下在微微出着汗。他可以感到双眼陷在了眼窝中。他脸前的鼻子在充血。他深深吸进了芳香清新的夜气，聚精会神地思索着，他想知道自从他晚饭前离开屋子之后，有没有人搜查过这间屋子。

他穿过宽阔的林荫大道，走过花园，来到了“辉煌饭店”。他递给自己房间钥匙的大厅行李员微笑着——他的房间在一楼45号——然后接过电报。

电报是从牙买加发来的，上面写道：

金斯顿，牙买××××××××

邦德，辉煌饭店，皇家赌场，塞纳河所有1915年古巴工厂生产的次等哈瓦那雪茄烟价值一千万，重复一遍，一千万。希望你对这个数字满意。

致意

达西尔瓦

这封电报意味着，已经寄给他一千万法郎。那天下午，邦德通过巴黎发了一封电报给伦敦情报局总部，要求给予更多的资金，这封电报就是给他的回答。巴黎告诉了邦德所在部

门的头目克莱门茨，克莱门茨又转告给M，M苦笑了一下，要求“经纪人”和财政部落实这件事情。

邦德曾在牙买加工作过，他这次来皇家赌场执行任务的掩护身份是牙买加卡弗里主要进出口公司的非常富有的代理商。因此，他必须通过牙买加的一个沉默寡言的男人和伦敦联系，这个人是加勒比海地区最著名的报纸《拾穗者日报》美术编辑室的主任。

这个在《拾穗者日报》工作的人叫福西特，一直是开曼群岛的一家主要海龟渔场的记帐人。这是一位在战争爆发时期自愿服役的开曼群岛人，他在马尔他一个小的海军情报机构做过出纳员。战争结束后，因为他有严重的心脏病而即将复员回到开曼群岛，就在这时，他被情报局负责加勒比海地区的分局所看中。他在照相和其它艺术学科方面进行了严格而艰苦的训练，然后在牙买加一个有权势的人的纵容下，在《拾穗者日报》的美术编辑室谋得了一个职位。

在精选由许多大间谍提供的照片的间隙时间——这些间谍叫基斯托恩、大世界、宇宙和路透照片——他还要接受他从未见过的一个男人发来的电话指令，做着某些简单的、只需要绝对的判断力、速度和精确率的工作。他做着这些不定量的工作，就可以得到每个月二十英镑的薪水，这些钱由一个英国的杜撰出来的亲戚记入他在加拿大皇家银行的帐户上。

福西特目前的任务是，立即向邦德转送全部经费，将 he 从家里电话中听到的由某个匿名人发出的指令转达给邦德。这个匿名人告诉他，不叫他发出任何东西将会引起牙买加邮局

的怀疑。因此，当他被突然任命为“海事新闻摄影机构”的记者时，他并不感到吃惊，他得到了和法国及英国联系的新闻摄影设备，每个月的薪金增加了十英镑。

他感到自己很安全，很有兴趣，在接到摩洛哥国家银行的钱后，将“莫利斯”设备第一次买了下来。他还买了一个可以调节的绿色眼罩，这有助于他将美术编辑的身份装得更象。

他的这封电报的真正内容映在了邦德的脑中，他已习惯于这种间接联络方式，而且可以说是非常喜欢。他感到这样做他倒有点空闲时间，在他和M联系时要隔一两个小时。他知道这样做也许是愚蠢的，也许在皇家赌场的另一个情报局的人员在直接向总部报告，但是这样做也的确能使人产生一种错觉，即：表明他不是在和英吉利海峡那边离摄政公园旁边的可怕的办公大楼有一百五十英里的地方联系的，他的一切行动都要受到那些具有冷静头脑的幕后指挥者的监视和分析。正象金斯顿中开曼群岛人福西特知道的那样，如果他立刻买下了“莫利斯”设备，而不是签上购买合同的话，那么伦敦的什么人也许会知道、也许想知道这笔钱是从哪儿来的。

邦德看了两遍电报，然后从办公桌上的便笺本上撕下一张电文纸（为什么给他们复写的副本呢？），用大写字母写起回电来：

多谢。信息足够了。

邦德

他将电文递给大厅行李员，将签上“达西尔瓦”名字的电报放在口袋中。这位大厅行李员的雇佣者（如果有的话）将从当地邮局偷制一个电文副本。

他拿着钥匙，道了声晚安，然后转向楼梯。他朝开电梯人摇了摇头，邦德知道，电梯可能是一种危险的信号。他并不希望有人在一楼走动，但是他想，还是谨慎为妙。

他踮起脚尖轻声爬上楼梯，忽然后悔自己通过牙买加给M的回复太傲慢了。作为一个赌棍，他知道回电如此简短是犯了一个错误。不管怎样，M很可能不再派他出来执行任务了。他耸了耸双肩，走上楼梯，来到走廊，轻轻地朝自己房间的门走去。

邦德很清楚电灯开关在哪里，他猛地推开门，将门大开着，自己站在门槛上，他拉亮电灯，手里握着一枝枪。安全的、空无一人的房间嘲笑地对着他。他不再看浴室那半开着的门，他走进屋，将门锁起来，打开床头灯和镜子灯，将枪扔在窗旁的长靠椅上。然后他弯下腰，检查了他自己的一束黑发，头发仍然在他晚餐前放的地方，他临走时将头发插进书桌的一只抽屉里。

然后，他又检查了大衣柜搪瓷柄里边的爽身粉，那一点爽身粉还在上面。他走进浴室，掀起马桶盖，核实了一下里面的水位是否还在铜浮球阀上的一个小刮痕上。

做完这些工作，他又检查了这些微型盗警铃。他并不感到这样做是荒谬可笑的，或者是神经过敏。他是一个特务，就是由于他对自己生活的每个细节都很注意，所以才活到现

在。平日谨慎小心对他来说是应该的，就象一个深海潜水员，一个飞机试飞者，或者象那些挣危险的钱的人那样，谨慎是必需的。

邦德很高兴他在赌场的这段时间里，他的房间没被搜查过，他脱了衣服，冲了个冷水澡。然后，他抽起这一天的第七十支烟来，坐在书桌旁，桌上放着厚厚的一迭赌金和奖金，他拿了一些放进小皮夹里。经过两天的角逐，他差不多赢了三百万法郎。他在伦敦时就拿了一千万，他又向伦敦要了一千万法郎，这一千万法郎到达里昂奈斯信用分局后，那么他的行动资金达到了两千三百万法郎，也就是大约两万三千英镑。

邦德一动不动地坐了一会儿，盯着窗外那黑色大海；然后他捞起这捆纸币，放在华丽的单人床上的枕头下。他刷了牙，关掉灯，轻松舒适地钻进粗糙的法国被单里。他身子侧向左边躺了十分钟，思索着这一天中的活动。然后，他翻过身，设法立刻睡去。

他的最后一个动作就是将右手放进枕下，让手摸到带有可抽动的枪管的38口径科尔特手枪。不久他睡着了，双眼温和幽默的目光消失了，脸部又变成了一个沉默的面罩，显得滑稽，残忍，冷酷。

第二章 研究敌情

两周前，这份备忘录从情报局的S分局传到了M手中，M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英国国防部的有力助手、情报局的头目。备忘录是这样写的：

发给：M

发自：S分局局长

内容：摧毁李·奇夫尔（化名“代号”，“她的代号”，“黑尔·兹夫尔”，等等）的一项计划，他是法国的反对派的一名主要特务，是“阿尔萨斯工会”的秘密军需官，这个工会是由阿尔萨斯的重工业和交通运输部门的工人所组成的，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样，就象战争期间进入红色高地的非常重要的第五纵队^①一样。

文件的提供：档案开首的李·奇夫尔的照片附在附录A中。另外还附有附录B，一个关于“毁灭间谍”的注解。

我们这一段时间感到，李·奇夫尔越来越陷入困境。就所有迹象来看，他是苏联很欣赏的一个间谍，但是他那强烈的色欲是他唯一致命的弱点，我们通过他的这一弱点时常能钻到空子，他的其中一个情妇就是一个欧亚混血人（第1860号），她由F分局指挥，近来她获得了他秘密事务的一些情报。

^① 现泛指敌人派入的间谍和奸细。——译注

简单说来，李·奇夫尔似乎濒临一次经济危机的边缘。某些显示大动向的小事被1860号注意到了——谨慎地出售了一些珠宝，卖掉了昂蒂布的一幢别墅，而且全面检查自己的奢侈花费，他的生活方式的特点就是用钱大手大脚。在我们的二处^①朋友（我们和他们共同侦破这个案件）帮助下，弄清了进一步的问题，这样，一个难以理解的问题显露出来。

1946年1月，李·奇夫尔买下了一个叫作“黄色”的系列妓院，这些妓院开在诺曼底和布里塔尼。为了买下这些妓院，他非常愚笨地使用了列宁格勒三分局委托给他保管的大约五千万法郎，这些钱是列宁格勒三分局给上述提及的阿尔萨斯工会的活动经费。

通常来说，买下“黄色”系列妓院可谓是最聪明之举；李·奇夫尔想用他雇主的资金进行投机活动，想赚得比放在自己腰包中的工会资金多得多的钱。但是事情很清楚，如果他不是受到那些可供自己玩弄的、又可以为自己赚钱的女人的诱惑，那么他的这笔资金可能会投放到比妓院更能赚钱的行当中了。

命运极其迅速地使他陷入了困境。

仅仅三个月以后，在4月13日，法国的第46685号法律通过了，这个法律叫作《关闭所有妓院、全力抵制卖淫活动法》。

^① 即情报处。——译注

(当M看到这个句子时，他哼了一声，按了一下内部电话的按钮。

“S分局局长吗？”

“是的，先生。”

“这个词究竟是什么意思？”他拼出那个他不理解的单词。

“就是‘下流的’意思，先生。”

“这里不是伯利兹语言学校，S局长。如果你想显示一下自己外国语言的知识的话，那么最好提供一个外文对照本。还是最好用英语写吧。”

“很抱歉，先生。”

(M又按了一下按钮，看起备忘录来。)

这条法律(他读了起来)关闭了所有的低级下流的场所，禁止出售一切黄色书籍和电影拷贝，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宣告了他投资的破产。突然间，李·奇夫尔面临着工会资金的严重赤字问题。他使出全身解数，将公开的妓馆变成地下妓院，私下安排那些前来留宿的人，很难证明他是触犯了法律。他还继续经营着一两个地下“蓝色电影院”，但是这些改变经营的做法怎么也应付不了他的开支，他想尽一切办法想卖掉这些妓院，哪怕损失一大笔钱也行，可是，这些尝试都不幸地失败了。同时，风化警察也跟踪上了他，很快，他的二十多家妓院被勒令关闭了。

当然，警察只是对他这样一个妓院大老板感兴趣，后来当二处发现了从他们警察部门伙伴那儿弄来的类似档案时，

我们才对他的金融情况发生了兴趣。

这个情况的重要性对我们和我们的法国朋友来说都是不言而喻的，在过去几个月中，在“黄色”系列妓院建立以后，一个由警察控制的名副其实的追踪特务的组织开始了活动，其结果是，现在李·奇夫尔原来的购买妓院的资金全没有了，经过调查，作为工会的司库和军需官欠了工会大约五千万法郎的钱。

仿佛列宁格勒方面对此尚未引起怀疑，但是李·奇夫尔不幸的是，可能“毁灭间谍”组织察觉到了。上个星期，P分局一个高级情报员报告说，苏联复仇组织的一个高级官员离开了华沙，通过东部柏林去斯特拉斯堡。这个报告尚未得到二处，也未得到斯特拉斯堡当局的证实（斯特拉斯堡当局是完全可以信赖的），我们在李·奇夫尔老窝里的一个双重间谍（除1860号之外）也没有任何消息。

如果李·奇夫尔知道“毁灭间谍”正跟踪他，他们对已产生一点怀疑的话，那么他不是自杀，就是设法逃跑，但是他目前的计划表明，在他做孤注一掷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自己的生命危在旦夕。他可能要制订一个非常惊人的反行动计划，虽然这个计划是冒险的，异乎寻常的，我们非常自信地在这个备忘录的结尾处提出了几点建议。

总而言之，我们认为李·奇夫尔的计划模仿了许多冒险的强盗制订的计划，通过赌博来偿付欠“证券交易所”活动速度太慢了。因此他就干各种非法和非法活动的违法走私活动，诸如走私金霉素、链霉素、各种稀有金属、

马活动不能使他赚到他想得到的大笔赌金；而且，即使他赢了，他倒不一定能拿到钱，倒很有可能被人杀死。

不管怎样，我们知道他从工会金库中取走了最后的两千五百万法郎，而且他在两星期前，就在迪耶普北面“皇家赌场”的旁边买了一幢小别墅。

现在我们即将看到，今年夏天皇家赌场的赌额是欧洲最高的。为了从中谋取巨额资金，“皇家海滨浴场公司”将纸牌赌博和两张高级的纸牌赌博桌出租给“伊斯兰教徒辛迪加”组织，这是一帮移居国外的埃及银行家和商人，他们多年来一直在寻找机会发财。

在广告的宣传下，一大批美国和欧洲的大投机商人都十分起劲地于今年夏天在“皇家赌场”订了席位，很有可能这个古老的海滨胜地将恢复其维多利亚时期的鼎盛景象。

尽管这样，我们也能十分肯定，李·奇夫尔将在6月15日那一天，或15日后用他两千五百万的活动资金在纸牌赌博桌上赢得五千万法郎。（顺便提一句，这样的话就能挽救他的生命。）

所建议的反对行动

这个国家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其他各国将会很有兴趣地看到这个巨大的苏联间谍被嘲弄和杀死，看到他的工会垮台，声名狼藉，还有他的强有力的第五纵队将失去信心和内聚力，他信第五纵队在战时有五万人，控制着法国北部边界的大部分地区。如果李·奇夫尔能在牌桌上被打败的话，所有

这些事件将会产生。（注意：暗杀是无意义的，因为那样的话，列宁格勒将会迅速补偿亏空额，追认他作为一名烈士。）

因此我们建议，应派出情报局最优秀的赌博人，给他必要的资金，竭尽全力在赌博中战胜这个家伙。

风险是显然存在的，情报局很可能损失许多资金；但是，花费许多钱冒险作出的其它行动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常常只能达到很小的目的。

如果做出这样的决定是不合适的话，那么唯一的选择就是将我们的情报和建议提供给法国二处或者我们的华盛顿的“联合情报局”的美国伙伴。这两个机构无疑会很乐意接受这个计划的。

签名：S

附录A：

姓名：李·奇夫尔。

化名：各种叫法，不同的语言叫法都是意为“密码”，“代号”。

原籍：不知道。

1945年6月，他作为一个由于战争而逃离原居住地的人出现在德国的美国地区难民营里，显然患有记忆缺失和声带麻痹这两种症状（？这两种症状都是伪装的）。声带被治疗好了，但是他仍然声称记忆完全丧失，只知道于1945年9月转移到阿尔萨斯的洛林地区和斯特拉斯堡，无国籍护照号码是304593。所用的名字是“李·奇夫尔”（“因为我的护照上只有一个号码”）。没有教名。